

特朗普在任时，他拥有很大的权力，可以操控情报部门不自行披露“卡舒吉报告”，那么，当拜登上任后，美国情报机构为何不立即披露真相？

安全与情报机构处于小萨勒曼的绝对控制下，在没有小萨勒曼授权的情况下，“进行这种性质的行动的可能性较小”。作为情报人员，做出这样的假设、分析、推理，尚需要再次检验立论逻辑。即使逻辑无懈可击，也该找到切实的证据吧？甚至，从结果反推过程的寻找证据之法，本也有不甚严谨之处。

如今，美国情报机构拿出一份没有证据的“卡舒吉报告”，算得上一份合格的调查报告吗？从中不难看出，这分明不是一份“调查报告”，而是一份“政治报告”。以资佐证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说法，美方的做法并非要让美沙关系“破裂”，而是依据国家利益和价值观“重新校准”双边关系。

可见，“卡舒吉报告”本质上就是“重新校准”美沙双边关系时，美国抛出的一个“准星”，旨在提醒沙特方面——美国对沙特可是有“紧箍咒”可念的，如果沙特胆敢不配合美国当下的中东政策，那么卡舒吉案就会成为其“脸上抹不掉的伤疤”。

从历史和当下两个维度可以看出，美国和沙特的关系，既有紧紧依存的一面，又有不是那么友好的方面。

从历史上看，如果没有沙特因素，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如何维持霸权，存在变数。现代沙特王国早

在20世纪30年代初“大萧条”后期就与美国建立紧密经济联系。那时候，沙特还没有大规模开采石油。二战期间，1940年两国正式建交，1945年2月，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伊本·沙特国王在“昆西”号巡洋舰上见面，实际上开启了美国和沙特的盟友关系——那时候，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没有建立呢。第四次中东战争，由于美国单方面支持以色列，导致海湾国家全部站在美国的对立面，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。由此，带来了20世纪美国最大的石油危机、能源危机，再导致了美元与黄金脱钩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。为了稳固西方世界的“老大”地位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派遣他的国务卿基辛格去沙特。不得不说，基辛格是美国历史上较为杰出的外交家。因他的斡旋，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配合美国，达成了“石油换美元”协议。这一协议让美国摆脱石油危机，让海湾国家开始了真正富得流

下图：当地时间2019年6月29日，日本大阪，G20大阪峰会第二日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·本·萨勒曼举行双边会晤，共进早餐。



油的阶段，实则也让以色列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与阿拉伯国家全面开战的窘态。

从当下来看，美国选择了必须驻军沙特。这自然是在原本亲美的伊朗巴列维王朝被伊斯兰革命推翻后，美国必须在中东重新布局。而后，对付伊拉克，对付叙利亚，甚至对付也门的胡塞武装，美国都需要沙特的助力。再者，沙特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军火商的最爱之一。特朗普时期，沙特签下了上千亿美元的军购大单。在疫情肆虐时刻上任的拜登，难道不想继续这笔赚钱又能稳定国内就业的生意？尽管意识形态、社会制度领域，美国和沙特完全不同，可这并不影响历届美国政府与沙特的种种合作。

拜登上台以后，号称“美国回来了”，有评论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回到奥巴马时期。然而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——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机场2月15日被叙利亚境内亲伊朗的武装分子炸过一顿，造成7名美国人受伤、一名外国承包商死亡后，拜登曾下令对叙利亚境内进行空袭。然而，在第二轮空袭命令下达后，拜登却突然变卦，紧急撤回空袭命令。这一点，与2019年6月特朗普下达空袭伊朗命令，却在战机起飞后撤回命令何其相似。

看来，拜登当局在中东的外交走向，有点儿“奥巴马配方”与“特朗普配方”混合的味道，在价值观外交和实用主义外交中左右摇晃，甚至难免自己绊自己的脚。这么看，美国和沙特的未来关系，尚没有直接答案。只能“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”了。☒